

世界文豪书系

果戈理全集

GUO GE LI QUAN JI

3

河北教育出版社



Gogol

果戈理全集

第三卷

彼得堡故事

沈念驹 主编

徐振亚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彼得堡故事

目 录

涅瓦大街	1
鼻 子	37
肖 像	64
外 套	120
马 车	150
狂人日记	162
罗 马	187

涅瓦大街

没有什么比涅瓦大街更美妙的了，至少在彼得堡是这样。涅瓦大街囊括了彼得堡的全部精华。这条街上的一切无不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真不愧是首都之花！我知道，居住在这里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官员，谁也不愿意用涅瓦大街去换取世界上的任何财宝。不但年方二十五岁、拥有漂亮唇髭和精美礼服的青年，即使下巴长出了白胡子、脑袋秃得像银盘的老头，都对涅瓦大街赞不绝口。至于女士们，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涅瓦大街简直令女士们神魂颠倒。是啊，有谁不喜欢涅瓦大街呢？只要一踏上涅瓦大街，一股悠闲的气息马上扑面而来。即使你有刻不容缓的急事，只要一到涅瓦大街，准会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惟独这里才是人们并非迫不得已，或者受那种吞噬整个彼得堡的商业利益驱使而非来不可的地方。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人，也不像海军街、豌豆街、铸铁街、市民街和其他街道的人那样势利。在那些地方，无论步行的还是乘坐轿式马车或轻便马车飞驰而过的人们，都流露出贪婪、自私和匆忙的神色。涅瓦大街是彼得堡的交通枢纽。彼得堡区或维堡区的居民，如果多年没有拜访过住在沙滩或莫斯科哨卡附近的朋友，那他尽可以放心，肯定能在这里遇到他们。无论哪本通信录或哪一个问讯处，都不可能像涅瓦大街那样提供确切的消息。涅瓦大街真



是无所不能啊！这是缺少娱乐场所的彼得堡惟一能够消遣解闷的地方！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天哪，有多少双脚在上面留下了痕迹！既有退伍的大兵那种笨拙、肮脏、沉重得几乎能把花岗石踩烂的长统靴，又有葵花向阳似的将脑袋始终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的年轻太太那种精巧轻薄的坤鞋，还有踌躇满志的准尉铿锵作响的马刀在上面留下的鲜明刀印——这一切都在人行道上发泄力量的威严或娇弱的魅力。一天之内，这里气象万千，变化迅速！而在一昼夜之内，这里更是变幻无穷！我们先从清晨说起吧。此刻，彼得堡到处都飘逸着刚出炉的热面包散发出的香味，到处充斥着衣衫槛褛、急匆匆赶往教堂或向乐善好施的过往行人乞讨的老嫗。此刻，涅瓦大街还是空荡荡的，那些肥头大耳的商店老板和他们的伙计还穿着荷兰衬衫正在睡大觉，或者正在往他们高贵的脸颊上抹肥皂，或者正在喝咖啡；乞丐们聚集在点心铺门口，而昨天还像苍蝇似的来回不停地送巧克力的学徒睡眼惺忪，也没打领结，拿着扫帚，懒洋洋地出来把又干又硬的糕饼和残羹剩饭扔给他们。在街上行走的都是些有事的人，有时候走过几个急着去做工的俄国庄稼汉，他们的靴子上沾满了石灰，即使以水清著称的叶卡捷琳娜运河也没法把它们洗干净。一般说来，这时候女士们是不宜出门的，因为俄国老百姓喜欢说些她们在戏院里也听不到的粗话。有时候会有一个睡眼惺忪、腋下夹着皮包的官员不紧不慢地走过，因为涅瓦大街是他到部里上班的必经之路。可以肯定地说，这时候，也就是十二点以前，涅瓦大街对任何人都不是目的，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光顾这条街的人各有各的事情，各有各的忧愁和烦恼，但绝不关心这条街。俄国庄稼汉谈论的尽是些十戈比银币或三个半铜戈比之类的琐事；老头老太使劲挥舞着手臂，或者在自言自语，有时候还做出令人惊讶的

手势，可是除了那些穿粗花布长褂、手里拿着空酒瓶或新靴子、闪电般在涅瓦大街奔跑的学徒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者去嘲笑他们。这时候，不管你的穿戴怎样，哪怕你不戴呢帽而往脑袋上扣一顶便帽，哪怕你的衬衫领子高出领带一大截——谁也不会注意的。

一到十二点钟，各种国籍的家庭男教师带着他们穿细麻布硬领衣服的学生纷纷拥上涅瓦大街。英国的约翰们和法国的科克们挽着要求他们予以父母般照料的学生们的手，煞有介事地向他们解释说，商店门楣上悬挂招牌是为了让人们据此知道商店里出售什么货物。而那些家庭女教师，脸色苍白的欧洲小姐和脸色红润的斯拉夫女郎，神色威严地跟在轻松活泼的女孩子后面，叮嘱她们要稍稍挺胸抬肩。总而言之，这时候的涅瓦大街是一条洋溢着教育气息的大街。但是，越接近两点钟，家庭教师、教育家和孩子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终于被孩子们的家长挤走了。这些温文尔雅的父亲们挽着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神经衰弱的女伴们的手款款而行。渐渐地，那些处理完重要家务的人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他们有的已经跟医生讨论过天气和鼻子上长出来的小疖子，有的已经询问过马匹和自己很有才气的孩子的健康状况，有的已经看过报纸上的广告和有关人物往来的重要报道，有的已经喝过咖啡和茶。加入这个队伍的还有官运亨通、肥缺到手的人，以及在外交部供职、因其高尚的职业和习惯而显得与众不同的人。天哪，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职业和官衔啊！这些职业和官衔又是怎样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并得到宽慰啊！唉，可惜我不当官，没有福气领教上司待人接物的那份柔情。凡是在涅瓦大街遇到的一切，都显得彬彬有礼：男士们一个个都穿着长长的礼服，双手插在口袋里；女士们穿着粉色、白色和淡蓝色长裙，戴着精美的帽子。你在



这里可以看到超群绝伦的异常巧妙地置于领结下面的络腮胡子，天鹅绒般的、缎子般的、犹如貂皮或木炭那样乌黑锃亮的络腮胡子。可惜的是，只有外交部的官员才拥有这样的胡子，而在别的衙门供职的人士，上帝不肯赐予他们黑色的络腮胡子，他们只配拥有令人扫兴的棕色胡子。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美妙得笔墨无法形容、画笔无法描绘的短髭——耗费了美好的半世人生、日夜为之操心劳神的短髭，洒满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水和香粉的短髭，搽着各种各样最名贵最稀有的发蜡的短髭，夜间要用薄薄的牛皮纸卷起来的短髭，令主人无比珍惜、令行人无比羡慕的短髭。千百种绚丽多彩、轻盈飘逸、其主人有时会连续喜爱整整两天的帽子、衣裙和头巾，令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目不暇接，那景象宛如无数的蝴蝶从花丛中翩然飞起，像一片片彩云似的在一群黑色的雄性甲虫上面飘荡。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连梦中也从来没有见过的身段：苗条纤细的腰身绝不会超过瓶颈，你见了准会恭恭敬敬地避让，生怕一不小心不懂礼貌的胳膊会碰断它，你的心里会充满担忧和惧怕，惟恐不小心吹口气会把这大自然和艺术的杰作吹成两半。在涅瓦大街上，你还可以看到多么漂亮的女式衣袖啊！真是美不胜收！它们就像两只能在空中飘浮的气球，要不是男士在旁边搀着，准会腾空而起。要把女士托到半空中，如同把斟满香槟的酒杯举到嘴边一样，是件容易而愉快的事情。两个人在涅瓦大街相遇，彼此行礼致敬时潇洒优雅的气度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举世无双、堪称艺术顶峰的微笑，这微笑有时候会使你骨酥肉麻，有时候会使你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渺小得不如一棵小草，简直无地自容。有时候会使你感到自己比海军部大厦的尖顶还雄伟高大，不由得昂首挺胸。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即使谈论音乐会或者天气的时候也显得趾高气扬，神气十足。

你在这里可以遇到千奇百怪、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天哪，你在涅瓦大街上可以遇到多少古怪的人物！许多人遇见你的时候一定会注意你的鞋子，待到你走过去以后，还要回过头来注视你衣服的后襟。我至今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是鞋匠，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多数在衙门里供职，其中许多人擅长于撰写各部门之间的来往公文，或者是一些正在散步或坐在点心铺里看报的人。总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从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一段美好的、堪称涅瓦大街最热闹的时间里，人类所有的杰作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展览。这个人在展示漂亮的上等海獭皮常礼服，另一个人在展示美丽的希腊式鼻子，第三个人在展示卓越的络腮胡子，第四个人展示的是一对勾魂的眼睛和令人惊讶的帽子，第五个人展示的是优雅的小手指上镶嵌着护身符的宝石戒指，第六个人展示的是穿着迷人的鞋子的秀足，第七个人展示的是令人称奇的领带，第八个人展示的是令人心醉的短髭。可是时钟一敲三点，展览会收场，人迹开始稀少起来……三点整，出现新的变化，春天突然降临涅瓦大街：满街都是穿绿色制服的政府官员。饥肠辘辘的九等文官、七等文官和其他等级的文官加快脚步向前赶路。年轻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还想抓紧时间在涅瓦大街上多溜达一会儿，仿佛根本没在衙门里坐了整整六个小时。可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下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却低着头急匆匆赶路，他们没有心思去仔细打量过往行人，他们尚未完全摆脱种种牵挂，他们的脑袋还乱哄哄的，装满了已经开了头但还没有完成的公文，他们很长时间对商店的招牌视而不见，他们的眼前尽是一个个文件盒和上司胖胖的脸。

从四点钟开始，涅瓦大街又变得空旷起来，这时候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官员。偶尔有一个女裁缝手里捧着一只匣子从商店



里出来，急急忙忙穿过涅瓦大街；一个被善良的股长抛弃、穿着粗呢男式外套、沿街乞讨的可怜女人；一个踉跄街头、对时间早晚无所谓的外乡来的怪人；一个又高又瘦、拿着手提包和书本的英国女人；一个穿着腰身收在背部的线呢常礼服、蓄有稀疏的胡子、一辈子过着紧巴巴日子的俄国搬运工，当他怀着敬畏的心情走在人行道上时，他的背部、四肢和脑袋都在发抖；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手艺人。此外，你在涅瓦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人了。

可是，只要等到暮霭降临房舍和街道上，守夜人披着蒲包爬上梯子去点亮街灯，从商店低矮的窗户里露出白天不敢摆出的一幅幅铜版画的时候，涅瓦大街又恢复了生机，重新活跃起来，那种神秘的、被灯光赋予迷人色彩的时刻来临了。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大多数是单身汉，他们穿着暖和的常礼服和外套。这时候可以感觉到某种目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某种类似目的的东西，某种不可理喻的东西。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忙、凌乱了。长长的影子在墙壁和路面上晃动，细长的脑袋几乎延伸到警察桥。年轻的十四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和十等文官们久久地滞留街头，而那些上了年纪的十四等文官、九等文官和七等文官则坐在家里，因为他们都有了家室，或者他们的德国女佣替他们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令人尊敬、两点钟的时候道貌岸然地在涅瓦大街上散过步的老头儿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像年轻的十四等文官一样在奔跑，其目的是想从远处窥视一下某位女士被帽檐遮住的面孔，那女士厚厚的嘴唇和红朴朴的脸蛋十分招人喜欢，尤其吸引那些穿着德国式常礼服、往往手拉手成群结队散步的掌柜们、包工头们和商人们。

“站住！”比罗戈夫拉住与他同行的穿燕尾服披斗篷的年轻

人，大声喊道，“看见没有？”

“看见了。真美，简直就是彼鲁基诺^①笔下的比安卡。”

“你说的是哪一个？”

“就是她呀，那个黑头发的。瞧她的眼睛多美！天哪，多美的眼睛！整个儿身段、线条、脸部轮廓——都美极了！”

“我跟你说的是那个金发女郎，跟在黑头发后面走到另一边的那个。既然你那么喜欢那个黑头发的，为什么不去盯她呢？”

“嘿，那怎么行呢！”穿燕尾服的年轻人红着脸说，“你错把她当成傍晚在涅瓦大街卖笑的女人了。她肯定是一位名门闺秀。”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单单她身上那件披风就值八十多卢布！”

“傻瓜！”比罗戈夫大声说，使劲把他往飘扬着鲜艳披风的方向推去，“去吧，笨蛋，别错过机会！我这就去盯那个金发女郎。”

两位朋友分手了。

“你们的底细我都知道。”比罗戈夫暗自思忖，脸上露出自满自足的微笑，他深信没有一个美女能逃出他的手掌。

穿燕尾服和斗篷的青年迈着羞涩而惶恐的步子，朝飘扬着鲜艳的斗篷的方向走去。那斗篷靠近路灯时闪闪发亮，离开路灯后又立即被黑暗吞没了。他的心在怦怦乱跳。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他连想都没敢想过自己有资格受到那位飞速远去的美女的关注，更不用说产生比罗戈夫所暗示的那种非分之想了。他只想看一看这位绝色佳人居住的房子，想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他觉得这是天仙下凡，这仙女径直降临在涅瓦大街

① 彼鲁基诺（1446—1524），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老师。



上，而且肯定还会飘然离去，不知飞向何处。他飞快地奔跑，不时地把有身份的白胡子先生们从人行道上推开。这位年轻人是我们国内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要是说他是彼得堡的公民，那无异于说我们梦中见到的人物属于现实世界。在这个到处是官吏、商人或德国手艺人的城市里，这个独特的现象是很不寻常的。他是位画家，这不是个奇特的现象吗？彼得堡的画家！冰雪之国的画家，芬兰人居住地的画家！这里的一切都是潮湿、光滑、平坦、苍白、灰蒙蒙、雾沉沉的。这些画家一点儿也不像意大利画家，意大利画家如同意大利这个国家和它的天空一样既傲慢又热情。这些画家大多数都很和蔼、温顺、腼腆、单纯，默默地钟情于自己的艺术，常常与两三好友在斗室里一边喝茶一边虚心地探讨心爱的艺术，绝不过问其他事物。他常常喜欢把一个年迈的女乞丐请到自己家里，让她坐上六七个小时，以便把她凄凉、木然的表情移植到画布上。他喜欢描绘自己堆满各种各样画具的房间里的景物：因天长日久积满灰尘而变成咖啡色的石膏手臂和下肢，断了腿的写生画架，翻倒的调色板，弹吉他的朋友，沾满颜料的墙壁，敞开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见的白茫茫的涅瓦河以及穿红衬衫的贫穷的渔夫。在他们笔下，几乎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灰色——难以磨灭的北国的印记。他们辛勤劳作，乐此不疲。他们往往都有磅礴的才气，只要能够沐浴意大利的清新空气，他们一定能大放光彩，就像把房间里的花草搬到空气清新的室外一样。他们一般都很胆小，一看到勋章和厚厚的肩章就会手足无措，情不自禁地降低自己画作的售价。他们有时候也喜欢打扮，但他们的打扮总显得刺眼，就像衣服上的补钉。有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穿的燕尾服相当高级，可是斗篷却污迹斑斑，而与价格昂贵的天鹅绒坎肩相配的是一件沾满颜料的常礼服。同样，你可以

发现他们在未完成的风景画上画着头脚倒置的女神，那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别的地方，就画在底色被弄脏的风景画上，而当初创作这风景画的时候他也是兴致勃勃的。他从来不会盯着你的眼睛看，即使看一眼的话，那也是很笼统散漫的。他决不会用观察家鹰一般的目光或骑兵军官隼一般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看你。这是因为他在观察你的脸部线条的同时还看到了放在他房间里的赫拉克勒斯石膏像的脸部线条，或者他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正在构思的另一幅画。因此他回答问话的时候往往缺乏条理，有时候简直答非所问，而他脑海中彼此叠印的形象使他更加胆小。我们上面描写的这位年轻人，画家比斯卡廖夫就属于这一类人。他腼腆，胆小，可是内心却蕴藏着感情的火花，一旦有合适的条件，就会变成熊熊的火焰。他怀着神秘惶恐的心情，步履匆匆地跟随着那个令他震惊的对象，连他自己都为这样放肆的举动感到惊讶。那个强烈地吸引着他的目光、思想乃至感情的陌生女郎，猛地回头看了他一眼。天哪，简直美如天仙！白得耀眼、光洁细腻的前额上覆盖着玛瑙般的秀发。这一缕缕迷人的秀发卷曲着，一部分从帽子里垂下来，碰到了由于夜晚的寒气而透出一抹鲜艳的红晕的脸颊上。那对嘴唇紧紧闭着，勾起无尽的遐想。孩提时代留下的美好回忆，明亮的圣灯下产生幻想和恬静的灵感，——一切美好的东西似乎都凝聚、融会、反映在她那匀称和谐的嘴唇上了。她看了比斯卡廖夫一眼，他的心不由得战栗起来。她发现有人在厚颜无耻地盯她的梢，一股愤怒之情在她脸上掠过，严厉地瞪了他一眼。可是，在这张美丽的脸上，即使愤怒也是十分迷人的。他感到羞愧和怯懦，于是低下头，站住了。但是怎么可以连这位仙女住在什么地方都没搞清楚就随随便便放她走呢？年轻的幻想家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于是他决定继续跟踪。为了不让对方发现，



他拉开了跟她的距离，假装没事儿似的东张西望，仔细打量商店招牌。与此同时，他又不放过陌生女郎的一举一动。来往的行人逐渐稀少，街道渐趋安静。美女再次回眸顾盼，他觉得她嘴角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他浑身哆嗦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这是路灯发出的蛊惑的光投射到她脸上造成类似笑容的阴影；不，这是他自己的幻想在捉弄他。可是他呼吸急促，胸口憋闷，浑身在颤抖，他的感情在燃烧，他眼前的一切都被一片迷雾遮住了。人行道在他脚下飞速移动，奔驰的马车似乎停止了前进，大桥被拉长了，拱形的桥身断裂成两半，房屋倒立，岗亭迎着 he 倾塌下来，哨兵手中的长柄斧连同画着剪刀的金字招牌仿佛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闪闪发亮。这一切，全是由于一道目光，由于那可爱的脑袋转动了一下而引起的。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浑然不觉地随着那双纤足留下的浅浅的印痕向前走去，竭力想减缓随着剧烈的心跳而加快的步伐。有时候他心里产生疑问：她脸上的表情果真充满了善意吗？于是他停住了脚步。可是剧烈的心跳，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和全部感情的骚动，又驱使他飞速向前，他甚至都没有发觉一幢四层大楼突然耸立在他眼前，四排灯火通明的窗户一下子对准了他。他猛地撞到门口的铁栅栏上。他看到陌生女郎飞快地登上楼梯，回头看了他一眼，还把手指放到嘴边，做了个叫他进去的手势。他的双膝在颤抖，感情和思想都在燃烧，一阵狂喜闪电般直刺他的心窝。不，这不是幻想！天哪，这一瞬间包含了多少幸福啊！

可是，这会不会是在做梦呢？难道这就是那个用天使般的目光使他甘愿献出全部生命，把接近她的住地视为莫大幸福的女郎吗？难道那女郎会对他充满善意、予以青睐吗？他飞奔上楼。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有丝毫世俗的念头，他没有受到情欲的

驱使，不，此时此刻他纯洁得没有半点邪念，就像一名渴望朦胧的精神恋爱的童贞青年。那种可以在荒淫无耻之徒身上激起邪念的东西，反而使他变得更加纯洁。那位美若天仙的弱女子对他表示的信赖，在他心中激起了骑士般庄严的誓愿，不折不扣完成她吩咐的誓愿。他只希望这些吩咐越难越好，这样他就可以付出更多的力量，尽快去克服千难万险。他坚信，肯定有什么神秘而重大的事情使陌生女郎非信赖他不可，今后肯定会请他帮忙，而且他已经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楼梯盘旋而上，他脑海中的幻想也在飞速旋转。“请留神脚下！”只听得一个竖琴般的声音在提醒他。这声音使他浑身的血管重新战栗起来。到了又高又暗的四层楼，陌生女郎敲了敲门——门开了。他们一起走了进去。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擎着蜡烛迎着他们走过来，她用十分古怪而又无耻的目光看了比斯卡廖夫一眼，使他不由得垂下眼睑。他们一起走进房间。三个分散在不同角落里的女人身影映入他的眼帘。一个女人在玩纸牌；另一个坐在钢琴前用两个手指在弹奏走了调的古代波兰舞曲；还有一个坐在镜子前用梳子梳理长长的头发，根本没有想到陌生人进来的时候要停止梳妆。到处呈现出一片叫人看了不舒服的、只有在不拘小节的单身汉房间里才会有的杂乱无章的景象：家具相当精致，可是蒙着一层灰尘；蜘蛛在雕花的房顶上结了网；透过通往隔壁房间没有掩上的门，可以看到一只锃亮的带马刺的靴子和一截红色的制服的边饰；男人放肆的高声谈话和女人轻佻的嬉笑声响成一片。

天哪，他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起初他不愿相信这一切，只是更加仔细地打量起这房间里的种种物件，然而光秃秃的四壁和没有悬挂窗帘的窗户表明这里绝对缺少一个悉心照料家务的



主妇。这些可怜的女人脸色十分苍老憔悴，有一个几乎就坐在她面前的女人平静地打量着他，仿佛在打量衣服上的一个污点——这一切都使他确信，他走进了那个可恶的、由于浮华的教育和首都人满为患而造成的鲜廉寡耻、淫荡污秽赖以存在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人们亵渎神圣，践踏并嘲笑一切使生活变得神圣纯洁的东西，而女人，世界之花，人类的杰作，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浮的生物，连同纯洁的灵魂一起，她们丧失了一切女性的特征，令人厌恶地学会了男人的粗野和无耻，不再是那种柔弱、美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女性了。比斯卡廖夫用惊愕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她，仿佛要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不是那个在涅瓦大街上向他施展魔力、把他带走的女郎？但是她就在他面前，依然那么美丽，她的头发依然那么漂亮，一双眼睛依然像仙女一般迷人。她还鲜嫩，她才十七岁，看来她开始这种可怕的淫乱生活的时间还不长，淫荡尚未在她脸颊上留下痕迹，两片脸颊还很鲜艳，微微透出一抹淡淡的红晕——她真美。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几乎还会像先前那样被她的美貌所陶醉。可是那美人对他这样长时间的沉默感到不耐烦了，她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这笑容充满了可怜和无耻，显得古怪，与她的脸极不相称，就像贪官装出一副虔诚的嘴脸，诗人手里拿着账本一样。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她张开美丽的嘴唇，开始说话，可是她的话句句都是那么愚蠢，那么庸俗……仿佛人一旦丧失了纯洁的心灵，那么理智也荡然无存了。他不想再叫她说下去。他像孩子一样单纯和可笑。他既没有利用对方表示的好意，也没有为这样的机会感到高兴——倘若换了别人，遇到这样的机会肯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撒腿就跑，像头野山羊似的，一直跑到大街上。

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自己房间里，就像一个穷光蛋刚捡到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又马上掉到海里了。“这样漂亮的姑娘，这样天仙般的容貌，可她是在哪儿呀？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便是他能说出的一切。

确实，再也没有比看到美遭受腐朽淫乱的侵袭更叫我们痛心疾首的了。丑恶与淫乱为伍还情有可原，可是美，温柔的美……在我们想来只能与纯洁无瑕联系起来。可怜的比斯卡廖夫为之心醉神迷的这位美人委实是个妙不可言、非同寻常的现象，她陷入淫窟似乎也显得更加非同寻常。她的整个容貌如此俏丽，她脸上的全部表情如此雍容华贵，以至你根本想不到淫乱的可怕魔爪会伸向她。她本来可以成为热情的丈夫的无价之宝，整个世界，整个天堂，全部财富。她本来可以成为一般家庭中一颗美丽而安分守己的星星，只要启动一下美丽的嘴唇，就等于发出一道道甜蜜的命令。在高朋满座的大厅里，在光洁闪亮的镶木地板上，在辉煌的灯光下，在一大群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爱慕者心目中，她本来可以成为一尊神像——真可惜啊，如今她被急于毁灭和谐生活的凶神恶煞狞笑着投入了深渊。

他坐在即将燃尽的蜡烛前，撕心裂肺的悲悯在折磨着他。时间早已过了午夜，钟楼上的时钟已敲了十二点半，而他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既不躺下睡觉，也不干任何事情。朦胧的睡意趁他枯坐的机会开始悄悄地控制他，房间渐渐远去，惟有微弱的烛光透过逐渐征服他的梦幻在摇曳发亮。这时候，一阵敲门声突然使他惊醒过来。门开了，一个穿着华丽长衣的仆人走进来。他这个冷落的房间还从来没有身穿华丽长衣的仆人光顾过，更何况是在这种非同寻常的时刻……他感到困惑莫解，怀着急切而好奇的心情望着仆人进来。